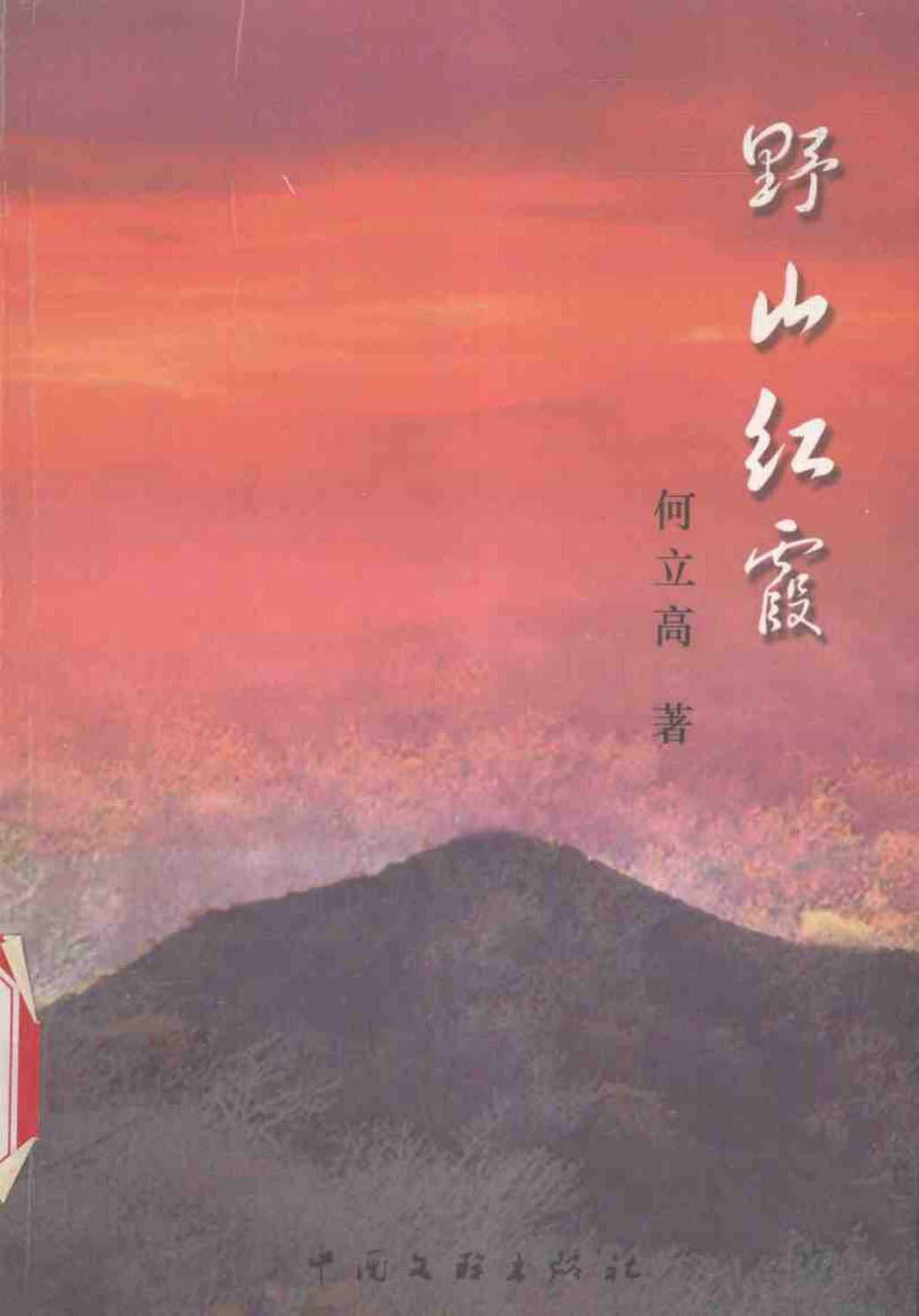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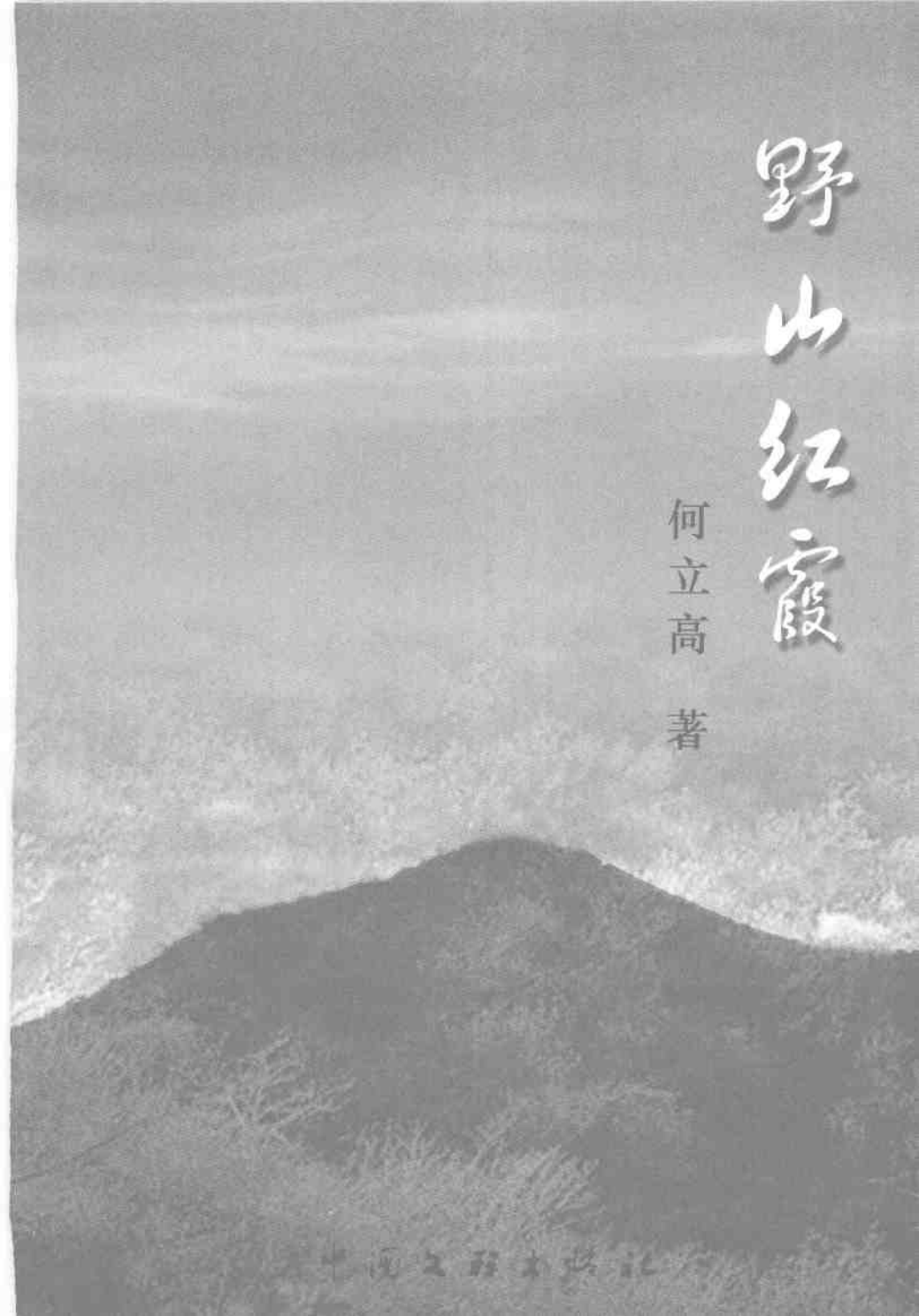




野山紅霞

何立高 著

中國文联出版社



野山紅霞

何立高 著

野山红霞

何立高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山红霞/何立高 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10

ISBN 7-5059-4468-1

I. 山… II. 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B844.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108440号

书 名	野山红霞
作 者	何立高
责任编辑	尹龙元
封面设计	邓 蕊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95千字
印 张	8印张
印 数	0001-3000册
版 次	2004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468-1/I·3489
定 价	1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

大山的魂魄造就血质的小说

——漫谈何立高的长篇小说《野山红霞》

汪兆骞

多次到贵州组稿访友，那巍峨苍凉的群山，那纯朴热忱的朋友及其充满诗性悲怆的文学作品，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黔东地区作家的那些反映革命年代的作品，其强烈的时代感、深沉的历史感、澎湃的诗情、沉雄的气派，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灵。在铜仁、印江等地的几次文学座谈会上，我都兴奋不已地表述了我的这种发现。那时，我还不熟悉何立高。最近读了他的长篇小说《野山红霞》，其呈现的崇高博大、深沉的美学风格，再一次让我兴奋。

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时间隔得愈久远，它的轮廓便会愈加清晰地浮在我们面前。这是雨果的一句名言。但历史记住的是大家共有的集体记忆，只有天空和大地。文学要获得永恒的品格，就不能只重在表达一个时代的总体话语，而恰恰应该表达作家独特的记忆和发现。文学记住的是作家自己的话语。于是文学使历史轮廓变成有血有肉的鲜活的人物和广阔生动的生活画面。

感谢何立高，他的《野山红霞》以他独特的个人记忆为我们展现了七十年前，共产党人为创建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发动人民群



众所进行的艰苦卓绝而又辉煌灿烂的历史画卷。

正是有历史剧烈的撞击，黔东才会发生电光石火般的悲怆故事，正是有历史的风云际会，黔东才会涌现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

读《野山红霞》，那一个个血肉丰满的形象迎面扑来，我们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一张张被多年风雨鞭打的面孔、一双双因闹革命而容光焕发晶亮亮的眸子。他们鲜烈的让人头晕目眩。他们随红旗炮火而来，又似轻风，飘然而逝，但我们还是听到他们在硝烟中的呐喊，看到他们在红旗下的微笑……他们应该活着，至少，应该活在我们的怀念中。

七十年过去，一切都成了历史的传说。但是我们还是能听到和看到他们在那些已经逝去的火红日子里的每一声叹息和每一个微笑。

《野山红霞》没有全景式地书写红军征战史，而是择取红三军人黔创建黔东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段历史，浓墨重彩地铺展成生动再现那段历史的长篇小说。

作家面对历史人生故事时，他的历史观、哲学思想、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审美意趣，都会融化于笔端，形成极富个性的风格。仅就写战争而言，就有周而复的凝重穆然，姚雪垠的严谨峭拔，王火的史诗意境，二月河的劲执诡谲。

何立高笔下的革命战争，于慷慨寥落里包蕴着刚毅遒劲，如同贯穿小说的那一曲曲山歌，使人在血脉贲张时，感受到它绵深的激情。潜心品味时，又仿佛隐藏着寰中象外的某种寄托。

《野山红霞》颇有“遍地英雄下夕烟”的豪迈，却又不完全是，它如同生生不息的山歌，向着黔东莽莽群山，挥洒刻画出苍凉悲壮的昔日风云。

小说的结尾处，为掩护贺龙率部退出沿河到湘西发展，黔东山

民与敌人进行了一场极其残酷的血战，从而为那段短暂的历史留下意味深长的记忆，永远定格在革命历史的叙事里……

历史小说，应重视史的事实和时代的特征。只凭臆想，随意打扮历史，或羚羊挂角，无历史真迹可寻，纵使写得灵气滂沱，也是伪造戏说历史，实不足取的。但只有出色的虚构和想象，才能由历史变成出色的文学作品。何立高对他所描写的生活是十分熟悉的。他善于把宏观的历史眼光、艺术的概括能力同对生活情境的真切把握融为一体。他的激情是一以贯之的，又把他分明的爱憎渗进具体的描绘之中。总之，《野山红霞》在风云激荡既惨烈又恢宏的背景下，展现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和历史内涵。何立高用文学为历史作了见证。历史是需要借助文学得以具象化的。是《野山红霞》开掘了那段历史的灵魂和底蕴。但我不想用“史诗”的伟词评定这部作品，因为在我看来，史诗是长篇小说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博大精深的最高境界。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家的史诗追求。我们可喜地看到，何立高遵循现实主义，注意对生活作历史的和审美的观照，小说在努力地追求史诗的品格。

长篇小说的题旨，是由主要人物形象刻画体现的。

《野山红霞》取史实为骨架，或生发，或假借，或推想，或以个人体验融入，连类而扩大之，为我们塑造了贺龙、贺青、江涛、夏曦、杨畅时、肖湘、田虎等一群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作者没有孤立地去写人物，而是通过人物的经历和感受，即由人物的身与心反映出来，从而把人物的命运和时代环境的描写结合起来，把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和对革命生活的描写结合起来。小说对反面人物的刻画最精彩，形神兼备、多姿多彩、呼之欲出，杨畅时的狡诈，肖湘的阴毒、田虎的凶残，性格迥异个个跃然纸上，挥之不去。而正面人物就显得单薄苍白。窃以为，这是因为政治生活领域的描写尤其是人物政



治心态描写虽着墨不少,但不够丰富多彩所致。此外,社会生活的广阔性和人性描写深度受到局限,社会生活及家庭个人生活的艺术表现得局促,描写不足,平缓亲切、富有情趣的日常生活场景不够充分,几乎一切都向战斗政治内容靠拢凝聚,绝少闲笔,这也是《野山红霞》刻画正面人物不够丰富的原因。

还要特别提及的,是小说太多地运用电视剧的手法,太注重情节的推演,忽略了小说刻画人物之优势,不仅削弱了正面人物的厚重鲜活,也消减了小说的思想力度。

取材的思致、演绎的措置,以其内在的浩浩激情,何立高造就了血质的《野山红霞》。黔东巍峨的群山,赋予了黔东山民磅礴雄迈的魂魄,也给了何立高文学的天赋,他能有如此开阔的题材视野和文学功力,无论如何是值得欣喜的事。我们要记住这部作品和她的作者何立高。

立高成书,欣然承序,略陈管见,仅供参考,有些批评也居自勉,离题之论,无知妄说,方家哂之可也。时在甲申初夏,是为序。



第一章

一九三二年，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大军向红军苏区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在洪湖革命根据地，红二军团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我军处处失利，苦战半年，未能粉碎敌人的进攻……

在湘鄂交界的崇山峻岭中，硝烟四起，激烈的枪声。红军战士在战壕里射击敌人，大片大片的敌人涌来，一阵机枪的怒吼之后，大片大片的敌人倒下。红军战士抱着机枪，枪口来回摆动。枪林弹雨，炮声。

不断有红军受伤、牺牲……敌人越来越多。

贺龙站在一个土丘上，望远镜架在眼前，久久不落。在他身边，站着关向应、廖汉生、贺青等几个指挥员。从望眼镜里，贺龙看到的是如潮而来的敌人，红军战士猛烈地还击着、牺牲着……贺龙放下望远镜，脸色沉重；贺龙转身，大步往回走。为了保存力量，红二军团被迫实施战略转移，撤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与敌周旋于川湘黔边界。这时，红二军团由原先的三万人，减少到三千人，缩编为红三军。……

山路似一条飘带，时隐时现，连绵不断的山脉，山雾迷蒙。九曲回肠的山路，不知从哪里伸来，也不知转向何方，近处溪水潺流，声声不断，明丽畅达，山的雄劲与水的温柔演绎了人们生生不息的繁衍，创造出人们自古不变的家園。

一支队伍走在山路上。



道路泥泞，一双双脚踏过，或赤足，或穿着破草鞋。

骡马嘶鸣，与队伍踏在坎坷山路的杂乱脚步声交汇，交融。

红五星在山雾中显出暗红色的形状，渐渐地，能看清灰色的军帽军服和背上的斗笠，带红布的马刀。军帽下，一张张疲倦不堪的面容，焦灼而又迷惘。

骡马驮着辎重，发出粗重的鼻息；红军战士护着骡马，艰难地前进。

年轻精明的团长贺青站在队伍外，指挥队伍前进，他双眉紧锁，看着自己的队伍，突然，他的目光定住了，队伍中，走着一队穿着红军服装的人，他们跟别的红军战士一样机械地前进。

尽管形势极其严重，可红三军内部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仍在继续着，这些红军干部被当做“改组派”抓了起来，剥夺了他们的指挥权，有的甚至在不明不白中被枪杀……

在川黔边山路上，一支队伍行进时快时慢，人们脸色难以形容，或焦虑、或迷惘。

走在被押队伍中的团政委江涛，趑趄趑趄地往前走，绑腿上沾满泥浆，突然，他站住了，看着站在不远处的贺青。

贺青看着自己朝暮相处的战友，心里掠过一丝丝不安情绪，但又无可奈何，表情复杂。

警卫员小号站在贺青背后，呆呆地看着政委江涛。

前进的队伍默无声息地从江涛身边走过，只有脚踏在泥泞上发出的迟滞的“吱”、“吱”声，骡马打着鼻响。

江涛看着贺青，挤出一丝微笑，随即汇入前进的队伍。

贺青目送着江涛前进，小号轻轻地叫了声“团长！”

贺青回头，说了声“跟上”！

队伍走在蜿蜒的山路上，影影绰绰。

山路边，蒹葭苍苍。



一九三四年五月红三军进入黔东……

贺青带着队伍行军。

走在山路上的当地人傅怀忠看见红军走来，忙躲进路边的林子里藏了起来，这个身穿排子衣、头缠头帕自称为毕兹卡人的船老大，手里握着一根用来撑船的竹篙，偷偷地打量着从眼前经过的红军。

贺青带着疲惫不堪的队伍从林子前面走过。

红军走过后，傅怀忠从林子里钻出来，朝另一方向拔腿就跑。屁股一颠一颠，扛着竹篙在小路上狂奔，不时回头张望。傅怀忠气喘吁吁地跑进村，急急地敲响一家门，门开了，伸出一颗头缠白标布头帕的女人的脑袋。傅怀忠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红兵、……红兵来了！说完便跑开了。身后传来女人惊慌的叫声。傅怀忠在村子里边跑边喊：红兵来了，红兵来了，顷刻，整个村子便哭声喊声乱成一片，人们慌慌张张地朝村子后面的山上跑。

正在地里干活的村民，听见叫喊声，也丢了手中的家什逃命了。傅怀忠也在逃难的人群中，抱鸡的、赶猪赶牛的，都在逃命；最后，人群集中在一个山洞里。

惊疑不定的声音问，船老大，你当真看到红兵啦？

傅怀忠脸如土色，好大一队人马呢！个个都有枪。

一女人哭叫道：我家的猪唉！哭声一起，就被人喝住了。女人只好捂着嘴，轻轻呜咽。

贺青带着队伍进村，整个村子静悄悄的，空无一人，只有几只狗在不安地叫着。

贺青看了疲倦的队伍，传令：原地休息！不得惊吓老乡。队伍在村里住下来。

贺青带着小号，走到一家门前。贺青轻轻地敲门，叫到：老乡，讨口水喝！悄无声息，轻轻一推，门开了，贺青走进去一看，没有一



个人,贺青沉思了一会,带着小号出门,出门时,没忘把门给带上。

贺青来到另一家敲门,叫:老乡,我们是红军,路过这里,讨口水喝!没人答应。门虚掩着,贺青朝门虚里往里一看,静悄悄的灶膛里还在冒着青烟。

贺青自言自语地说,人呢?都到哪里去了?

小号在身后嘟哝说,怕我们,都躲起来了!

贺青说,干吗怕我们?我们又不偷不抢。

小号愤愤地:还不是该死的国民党到处造我们的谣!说什么共产共妻,谁还敢露面呀!贺青皱了皱眉,一声不说,又走开了。小号背着枪跟在后面。

村子路边,江涛等人也被绑着坐在地上,看守的红军小战士尽管疲倦不堪,仍认真地执行着自己的任务。江涛看了看小战士,小同志,你也休息一会吧!

小战士看了江涛一眼,无动于衷。

江涛笑了笑,我们都不会跑的,你放心吧!

小战士回头看了看倒在路旁就睡着的同志,露出渴望休息的表情,可他缓缓地回过身,朝着江涛摇了摇头,苍白无营养少睡眠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江涛问小战士,抽烟吗?我这里有烟叶,可以解解乏。

小战士定定地看着江涛,无言无语,缓缓地摇了一下头。江涛欲再开口,见小战士转过身来背朝着他,只好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在路边,实在支撑不住的红军战士睡着了。枪抱在胸前,只有几个老兵围在一起,把旱烟吸得滋滋响。

在村里贺青转了半天仍没发现一个老百姓。小号跟在贺青后面。手里提着枪,很警惕地东张西望。突然,他发现右边屋子的窗开了一条缝。有人在向外窥视,见小号停住了看,忙将窗子关死,窗子边挂的草微微飘荡。

小号叫了声：团长，有人！

贺青停住了，小号指了指右边的房屋。

贺青走上前，敲响门扉，高声叫道：老乡，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无人应声。

贺青回头看小号，小号说：里头就是有人！我明明看见有人往外看。贺青提高了嗓门朝屋里喊：老乡，开开门吧！

见无人回答，贺青推了推门，门被抵住了，没推开。贺青见边上有一侧门，便绕到侧门，侧门很破，一推就“吱”地一声开了。贺青推门而入，屋中光线很暗，积满烟尘。贺青站了一会儿，才慢慢地看清屋里的情形，一黑灶，一石水缸，火铺上有一火坑，靠里，是一堵被柴烟熏得很黑的木墙。贺青走到屋当中，看见一老人躲在水缸与灶之间的暗处，正惊恐万状地瞪着贺青。

贺青叫了一声，老人家，打搅了，说着，走过去扶老人。老人颤抖抖地站起来，手中握一把篾刀，贺青一怔，旁边小号惊叫了一声团长，扑将过来。老人只是抖抖地站着，望着眼前的两个陌生人。贺青止住了小号，和气地对老人说：老人家，我们是红军，专打土豪恶霸的，你别害怕！说罢，便去扶老人。

小号拾起倒在地上的木凳，放在火铺边，贺青扶着老人坐下，老人也无反抗，只是惊疑不定地在贺青和小号身边来回移动，因为害怕，手哆嗦得厉害。

小号走到窗子后。将窗子拉开，黄色的亮光映进屋，屋里明亮了许多。贺青这才看清了老人的面孔，木刻似的，只有那双恐慌的眼活动得极快。

贺青在老人身边坐了下来，贺青问老大爷，你家里的人呢？

老人不语。

贺青安慰老大爷，别害怕，我们是贺龙军长的部队，专打富人



和土豪劣绅，为穷人的，我们都是穷人出身。

老人打量着贺青，贺青穿着土布衣服，脚上套着一双辨不出样子的草鞋。大脚丫子露在外面，像个穷人样。老人脸色稍缓，放下手中的篾刀。贺青从包里掏出几张烟叶，卷好了递给老人，老人双手在衣服上反复搓擦，欲接不接，不知所措。

老大爷，尝尝这烟叶味儿咋样？老人伸出抖抖颤颤的手接了，贺青从包里摸出火柴替老人点燃了烟。老人吸了一口烟，也不再害怕了。

大爷，劲儿还不赖吧！

老人点点头。

大爷，我们想在你这儿住一宿，你看行吗？

老人不语，只点头。

那就麻烦您老人家了。

小号挑起水桶，走出屋子。

老人诧异地看着小号出门的背影，嘴唇抖动。

路边的红军有的打盹儿，有的在擦枪。江涛被绑着，此时看着对面的老兵正在乐滋滋地吸着旱烟。不禁烟瘾大发，想挣又挣不脱，便对看押的小战士说：喂，小同志，给我松松绑吧，让我抽一袋再给我绑上，好不好？

小战士冷冷地回答：不行！

江涛眼巴巴地看着别人抽烟，看了一会儿，终于火了，大声起来，放开我！我是政委，我命令你放开我！我要抽烟！

小战士不知所措。

江涛瞪圆了眼怒吼，放开我，我没有罪，为什么捆我？我要抽烟！

小战士吓得都快哭了。那边吸烟的老战士闻声赶来，叫了声：政委

江涛大声说：我要抽烟！

老战士忙单腿跪地，从衣袋里摸出烟叶，卷好点燃，送到江涛嘴里，一口口地喂江涛。江涛狠狠地吸了一口，然后烟雾徐徐从两只鼻孔涌出。江涛眼里闪着泪光，自嘲，不让带兵打仗，难道烟也不准抽啦！……这条老命不要都行，这口烟却少不了！老兵听了，也忍不住流泪。

老兵安慰政委，我天天跟着你，天天给你烟抽！

江涛苦笑，只怕国民党不允许。

太阳最后的金黄色就要从野外山口隐去，红军在埋锅做饭。江涛看了看挂在腰间的竹笛，无不遗憾地说，这会儿要能来一曲，那该多好啊！

老兵说：会有时候的，政委。老兵说罢，起身离开。老兵走后，江涛看着站在一边的小战士，刚才都是我不好，向你道歉，你是个好兵！

小战士说：我还不是个好兵。

江涛说：你会成为一个好兵的，贺军长手下的兵个个都是好样的。

小战士沉默不语。

叫什么名字？

石头。

家里还有什么人？

没人了。

江涛叹了口气，便不再下问。夕阳被山挡遮住了，晚霞满天，整个小村沐在静穆的余光中；这时，突然响起悠悠的笛声，回荡在小村里。江涛顺着笛声响起的地方看去，看见老兵坐在路口的一块大石头上如醉如痴地吹着一支笛，暮色把他刻成一幅剪影，天边极灿烂。



悠远的笛声从村里传来,在山中飘飘荡荡。悠远的笛声在夕阳越传越远,掠过群山。

藏在山洞的村民们,静静地聆听笛声。笛声静谧、安详,泊起整个黄昏。山洞中的村民听着笛声,渐渐迷惑了。

村民议论,这么半天了,怎不见放火?

看来这红兵跟别的队伍就是不一样。要不,谁还会坐在那里吹笛子。

傅怀忠也在思索着,我上个月去了彭水一趟,听说那里有个名叫贺龙的,也带红兵,那一带的国民党、大官富人都怕他,不知是不是那个贺龙来了!

村民议论,都说红兵来了,要杀人放火的,看来这话有假。

傅怀忠思索片刻,我去看看!

傅怀忠走出山洞,洞外,暮色已起,归鸟飞动,扑楞楞的响声。红军在路上、院里点起柴火,三三两两吃着晚饭。江涛等人已被松绑,也围在一起吃饭,贺青带着小号往回走。

突然,一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宁静的村庄,贺青驻足,枪声叭叭地密了起来,贺青从腰上掏出手枪,飞快地朝队伍跑去。枪声一响,正在吃饭的红军就扔了饭碗,抓起枪就进入战斗准备。

被看押的人也骚动起来。石头握着枪,急急地叫,谁也别乱动。被看押的人中有人喊,我们要战斗。石头说上面没有命令,不准乱动!贺青跑到村前,一战士报告有敌人。

贺青命令,抢占有利地形,不要让一个敌人进村。

贺青正要走,石头叫住了他,团长,他们怎么办?

贺青果断地,准备战斗。不等石头下令,被看押的红军早四下散开,找到自己的武器,投入战斗了。枪声四起,敌人从路口往村里进攻,红军还击。

村子里的枪声传来,村民们面面相觑,呈现出焦灼不安的表



情。

突然，洞里响起一个妇女尖厉的哭声：完啦！又完啦！妇人哭喊着，要往洞外冲；几个男人连忙拉住了她，妇人嚎啕。

一弯新月升起，夜空一片深蓝。村子一片苍白迷茫，激烈的枪声在村子上空响动，枪声稠密。

小号在村子里急急地走，来到老人的住处，推开门，小号轻轻地喊：老大爷，老大爷。

没有响动，小号又叫：老大爷，我是红军，快跟我走，敌人来啦！

屋里开始有轻微的响动，老人从灶后的草堆里钻了出来。小号忙拉起老人就往外走，老人嘴里“菩萨保佑”念个没完。

贺青从一个火力点跑向另一个火力点，几堆柴火在他身边静静燃着，子弹的呼啸声从他身边划过，贺青找到江涛，江涛正在组织力量反击。

敌人来势不小！

黑灯瞎火的，谁知道是多是少，说不定，是哪寨山大王想拦路抢劫占点便宜。

伤员们在村里，你先带他们撤。再往前走十五里就是沿河城，我随后来追你。

可这里……

这里有我。

江涛思索片刻说：好！欲走，贺青指指身边的石头对他说，把他带上，江涛一愣。恰好一粒子弹呼啸而来，贺青急忙躲闪，抬起头，对愣着的江涛说，还愣着干什么，给你一个警卫，还不快走！说毕，回头朝敌人射击。

“石头，跟上！”江涛对石头一挥手，两人跑开。

骠马奔驰，蹄声敲碎城里的宁静。骑兵骑着枣红马来到沿河县城杨畅时门前，急匆匆地进了大门。此时杨府大堂，气氛肃穆，一盏

